

瓜

賸

李鍾瑤題

卷

厥賸卷五

分目

豫厥

訓吏名言

除夜規士

潛竄衿錄

淡如

息壤

人蝟

讐驢

尸行

產龍

秦大漢

笋根稚子

鳴鉦薦試

呼名批頰

李通判

古古詩

牡丹述

孫家庄

雲蟲

判官薦才

劉船

木介

自怡編序

臘月雷

廷式再見

屋梁三花

孫家莊



瓜
養
孫家莊

笋根稚子



觚賸卷五

吳江鈕 琇玉樵輯

豫觚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短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疴瘡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鉦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聞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伴

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為諸子不敢致辭逡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腆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剡牘於學使者時堵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鉦結束為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鉦如警報者隨關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規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提兩闌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規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鑪戲鼓爆竹粘符此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舁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

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為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稱首

呼名批頰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五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矍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悚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扃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纚纚動聽生且喜得佳

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轅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顰蹙曰君無顯秩即一片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斡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閉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闈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

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淒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譙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駟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二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肴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議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否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年之間水月菴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道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

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牟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局鍵遇誠者始啟觀焉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奪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綬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綬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人贈詩曰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庑亭誰識故將軍銀鍔搖動星長氣鞞鞞沈涵虎豹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杖長秋私典羽林兵大

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詩相示
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鯨埋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
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犯之頗致雷雨有
妄意掘發水空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鈿
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
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
復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迫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
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
城隄幾陷荊州可為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
迪為留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朶又賈耽花譜

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翫賞李白進青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鄢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亮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賈比屋而居高舸大編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啜茗一椽之儻一箸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泱旬喧譁歲以為常土人以此殫其菽灌之工用資客賞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榦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時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

之好宜乎衆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亮接壤余日蹟於簿書不能一往閱
三載復以憂歸遊覽之懷竟未獲遂余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
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鸚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閨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鑪金

金玉交輝

紫羅襪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暇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貌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疋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毳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烏

肩綺

蜀錦

熊脂櫻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瓜

卷五

珠

六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鳥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編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差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甫手植千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卷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足馬色紅有以足馬易之者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字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櫻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巧幻出鑪金娟娟娥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與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

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
紅花綴以翠縷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白擅場然支家新紫嬌膩
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以售之花賈
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衰無時代
謝有數後日之譙安知不為今日之雉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
甚於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衿王生者康熙
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孑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
遂懵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
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髻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膊悉
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
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衆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
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迺甦

時蒲圻黃姑雲令祥符鞠治得寶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鷙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庄東北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門入矢矯倏忽破屋而逝椽桷薨棟挾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為人亦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讐言驢

闖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為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

入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
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伴為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
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遇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
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刺其上下衣細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
前釃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剗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
其下即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
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梧愛不與一日跨是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
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剗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
墮地自肩至背啣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欵帽掩項未至斷喉得不死適旁有枯
井急轉身入之然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
遂昇以歸療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
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

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滂然瀰空遂成密雲山人稱
為雲蟲

尸行

潁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然
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戶已扃
尸尾其後繞塔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
所親足愈堅百計捄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
正之氣憑之為妖如豕立於齊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
遺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
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
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人不聞其
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語其事聞

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
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
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
袋中取稟帖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為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
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
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
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
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為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
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為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
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產龍

竇四者沈丘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媿期夢黑丈夫頰而
髯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
角俱備項間有黃鬃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

前夢姑置豢焉不三日長數丈夭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咬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捕役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遙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礮將舉礮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溜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磴腫如盞旬日而愈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黨所獲秫稈於市每擔四十捆適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踵其足尺有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肋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禦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怕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霽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澤封凝厚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鄔凌王公相繼徂謝內而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笋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民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密二童子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來跳躍泰真怪而覘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人眉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跖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話其事

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舍先贈君芥菴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崑山徐大司寇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繙閱常至夜午乃就寢暇則飲酒賦詩與幕中諸子相唱和彙成一帙題為芥菴自怡編

而引其端曰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時尚未諳聲律既而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羽冲先生攜余就浙試偶得烟樹隨船走漁柳雜浪聞句於湖中外父頗頷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訐倦於翰墨事既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焚膏檢較涑水通鑑為之標舉建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田定賦役正禮律興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 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決鹿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雅擅詩古文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雜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夫弗為之所為余投筆誠曰爾尚以典常作之師其母採華墮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繪風縷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業稍進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入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興學寬徭平獄之政次第修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然曰吾向謂作詩者唯閉衲子與宦遊人爾汝今於蒞任之暇撫絃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且優游官閣復理前業庶效閉衲之所為

以畢我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署中所咏題曰芥菴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國之聽松軒其明年九月先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無以為菽水懼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贈君之所痛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逮存之難如此為人子者其可不惕心於愛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雷光照射室內纖物畢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堂爪破牕櫺而去詩稱十月震電尚曰不寤不令今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東偏即置貢士卧榻每聞堂有膈膊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忽於堂梁之中圻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一花而差小一碧一黃相去各二尺許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湄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謂韓郎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子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為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於今

沈丘劉

璞石友

項城閻

潮公融

閱

門人張

洽浹庵

錫徐德藻涉雲

訂

月

月

二

二

觚賸卷六

分目

秦觚

兩大文章

蔣山傭

秦將禮客

榭葉集

杜曲精舍

一康

石經

景龍觀鐘銘

曹全碑

兔

七月天

米畫

慈淨

筠湄幽婚

粟兒

牧化

空中黃織

對羊

崆峒鶴

樹蜜

水鴉兒

乳彝

旱草

天雨蟲

神僧

屈曼

白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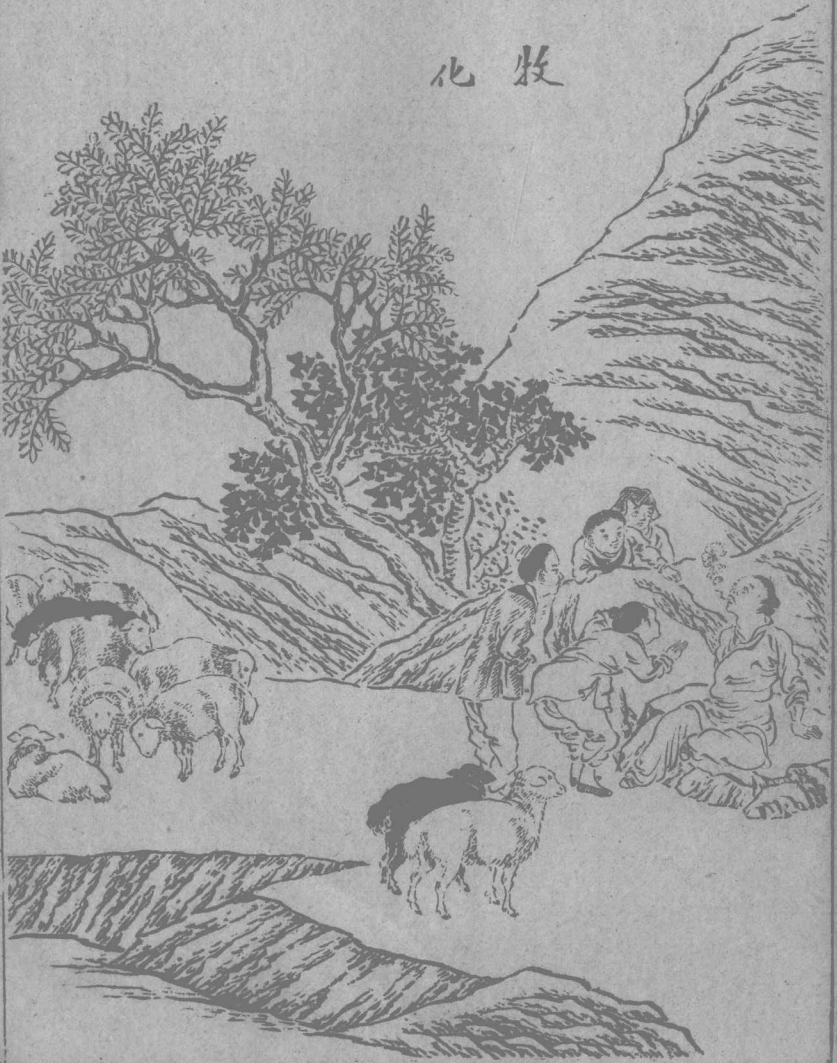
金蝦蟆

飛浮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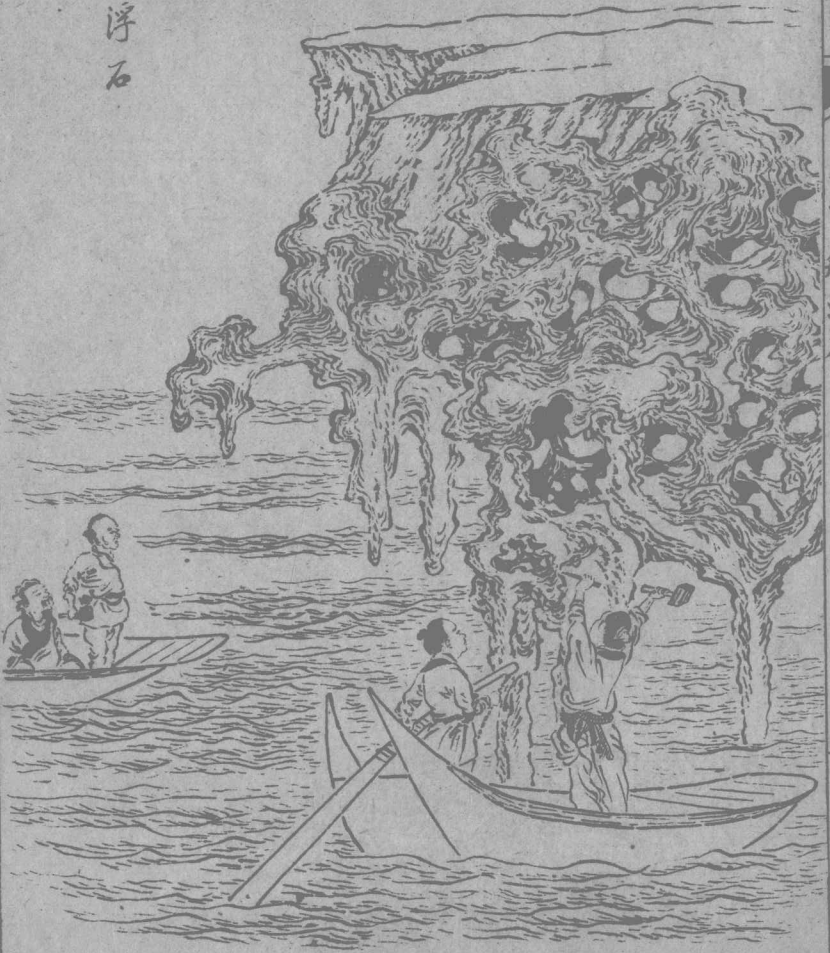
乩書

高宮磨

牧 化



飛浮石



用
飛浮石

觚賸卷六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秦觚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為榮臨之斧鉞不為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 皇朝摘華之彥疊跡蘭臺捍圍之才蜚英鱗旬如近日李徵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得允其詞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教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召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

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因頓牀褥轉側
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
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
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偽
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
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
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
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温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
之悲何及餅雲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
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
推之士庶甯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
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
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
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謏陋而同時薦臣

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孰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絳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邁歸扶養其

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啣環鏤骨誓竭
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葉方伯映榴號蒼巖
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榴以湖廣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
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大堂朝服正坐自
刎其詞奏為臨難瀝血陳情恭謝天恩事竊臣一介監孺倖中辛丑進士選擢
庶常叨沐 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己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
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
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刎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
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恥苟生此時即欲率同妻
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敷文又遠在原
籍其餘二子年未成童煢煢孤嫠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
溝遁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
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
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

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賫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
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圉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 皇恩下
負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 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么
虜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湏臾以觀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盡而
已 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為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車為
福堂而係頸自甘者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蔣山僮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
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
編別為一格豈誼切渭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
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奉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
老髦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亡友借
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

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為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邾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鄰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鑑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武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斗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鋌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瀆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

靡騁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畸僻往往類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畧將軍皆秦人勲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侯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堂麗僮八人肩輿載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讌幣稠疊雖疎交必飫意而返勇畧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棄偽職來歸勇畧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逡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畧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嘿嘿歸館易稿再呈率以為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為改服唯故舊寒素款門求謁則禮接有加是知風塵延攬即功蓋天下者未常不

留意也

榭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闕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穎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榭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為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峰下剩得南天萬里閒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沉澗底魚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鈎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本木武功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致之不可得因捐二百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迎而居之雪木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壺天者數晨夕矣五陵固多勝槩而杜曲為最所買精舍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安樂窩一二宰

相協力為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或少閒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閒致
郊坰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於水田麋鹿遊於苔徑
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則白雪千峯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秋天秋則霜葉醉
楓忽成丹嶂加以魚鳥之會心煙霞之娛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鸚谷鳳原豈
足方比老李生坐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食而長子
孫唯有偕耘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賢
未易即致存此書以見緇衣之好樂澗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為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禎奉
使祭告西嶽徧訪名勝偶遊薦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關中三
李不如一康錄其弔秦莊襄王墓二首而去康舉大播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
於太學蜚英馳藻望重三雍己卯歸試秦省以第五獲雋觀乎晏元獻之於王
琪揚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有同符蓋具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
者也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書頻陽詢李于德內翰李遣其嗣子叔青往盤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家神龜元年以王彌劉耀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剝繆建石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做歐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宋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

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純繆今華下東生文彛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趙子函名岫啟禎間孝廉蓋屋人所著有石墨鐫華按光和在熹平後錢牧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觀鐘銘為唐睿宗書因去洞遠而搨者必塞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簡雅書法道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為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闈苑圖形但名在騫林而韻停霜虞朕翹情八素締想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名鯨工速徵鳧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警風雨之辰節昏明之候飛康扇炭屏翳營壚翫鶴

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鷓鴣之殿夕騰仙韻
恒流鷓鴣之聞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宇攸鑄其銘曰紫
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
鈞上資七廟旁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薦
福侶銅史而司晨其後欸為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
丁亥土鑄成

曹全碑

漢曹全碑出於郟陽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
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為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
嗇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醵錢鑿石蓋亦去思遺製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允論衡兔舐
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為兔之雌雄其孳尾無異
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

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艱服闋皆補秩闕中余至白水一載道洲乃令長武夙好既諧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其復書云才到鷄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羈縻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思甚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舴舺尚抽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於懊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於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於楚南伯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百刻幸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閭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分五省偏處蕭瑟間關之地潘輿

未遂毛檄邁征一至於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邠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
驛騷而罷於奔命歲儉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
何嫌更且賦逋萬千民皆鳩鵠授受類玄黃之戰前者已傷颺電若神鬼之驚
後來尤酷不受則明明民久難逃捐櫛之條受之則纍纍帑資立蹈考成之罰
昔僅憂生於瘴癘今則坐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
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難口之福難消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
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閱
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飴冰無迨泮之時尚容擷箸
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
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
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喙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洛老米三餐迨弟居尼豆芽兩
頓記與君京師有老米三餐兩豆芽
之譴比官柳下猶然舊家風也庭前朱荔偏間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各
立秋
十日小魚出水能飛予有句云狀類原鴛殊少
肉試同乳燕未全衣其味頗佳踰時則不出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
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廚以剪韭為豐圃乏嘉蔬土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公劉

囊底餒即稱珍蕪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易沉沉夜析
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琵琶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
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
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
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躋難容當諗
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即此書已見一斑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
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誥誤去計其時止七
閱月耳蓋亦有預兆焉

米畫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兩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
也許云樹色糝糊蘚逕平人家只隔水冷白雲不解龍從出遶却峯嵐一半
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篋
風

慈淨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淨嫁於馬氏善畫觀音像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嚴密深靚可居弛裝欣電者即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為余言之

筠湄幽婚

宜君楊筠湄素蘊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湄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垂髻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歛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良耦未諧早歸泉壤然誼托絲蘿理無幽顯故不憚遠叩書幃以成委身之願筠湄性本清狂遽近擁之袞稠繾綣貞體宛然自此及夕即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流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勗之筠湄因詢以科名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粟兒

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豔同閭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署為侍硯青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

絃粟輒搗小狻猊以從拂石几熟名香終奏氤氲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
放衙而歸粟唇恒沾墨潘麝蘭餘芬拂拂出袪袖間見者無不嘆刺史風流亦
羨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羸奉刺史教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
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
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
刺史後數日公子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曰汝有所
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
粟再拜嘿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窗清簟
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適至遽起歡迎輟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
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粟性
不勝勺捧卮徐進三醕以後雙靨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
貂輅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檀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
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
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沉水香以輕綃吹芳語綢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

因戲謂粟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綏入境面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耶粟笑攘皓腕微拂公子頤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怨且不免違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為圖小像以誌弗諼粟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眉時少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為夜光以終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烟雲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袴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袞袞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孌其傾倒繾綣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獄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鶴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誑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容青蠅者觀於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牧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陂偶暝坐石上久而不

起羣牧呼之亦不應迫視之但見其口烟出如縷俄有青焰從喉間吞吐不已閱二時焰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民遠近奔駭以為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覩其事

空中黃織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粟署為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高聳入天半燦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登牧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齧者弄者卧者奮者各自成對不紊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覩未幾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為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

鶴為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雛今是山遂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喬口詩云樹蜜蚤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為拐棗其實拳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况蜂以釀蜜透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啣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又何必強援以為奧博耶

水鴉兒

關內呼黃鶯為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覘睨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疇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並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乳奩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鑿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殊翠斑斕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田者索以入城醫師席姓出千錢易之徧詢

博古家曰此殷之乳癸也古文為祖丁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彝獻因錄其子於邑費

旱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齋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齋菜先生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謂蒺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蒺藜子獻者余却之曰豈有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唯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黯然得句云野獻蒺藜為旱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螽蟴螟特生必以漸故可禳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許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苗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僧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颯

聲風雷驟作羅生闔戶少息出遇一僧絁縷披髮覆被肩面布袖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雜鳴既而咸呈妙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星走三丸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譙樓鼓聲已三嚴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塵途遘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修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溟泮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悽怖欲

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常飯我有薄物奉君為壺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殷邦十五鬼井奇稜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在獄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丸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戍磨之藥化火發屈戍鎔為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圈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即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屈曼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點者履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

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現立命筆斃曼理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閒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為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瀟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鑪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注援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尋化金背蝦蟆事以為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為玩石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歲出浮河面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札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試出闈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污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為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義至為怨鬼所阻既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蒲城原于辰宿伯

白水奚

湛清修

閱

門人惠

宏仲含

男

昭威輦

訂

觚賸卷六終